

# 有些东西不能碰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紫星



朦胧飘渺如梦幻世界,细致入微但又无从说起,这大概是村上春树小说的特征。《挪威的森林》,在这种基调之上又多了一种难以名状欲罢不能的痛楚,这样一种情景世界几乎到达了人类感官所能企及的极点。所以电影版《挪威的森林》注定了就是一部费力不讨好的作品,越南的导演、日本的演员再加上其他国家的一些幕后制作人员,以这样的国际“杂牌军”来拍摄一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又被“病态世界”里的“病态人们”所疯狂迷恋的小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英雄的功力是有的,从影片的表现形式上看,他的确领会到了原著的精髓,清新旖旎的绿野、朦胧晦涩的丛林、清幽静谧的雪地、莽莽苍苍的夜晚以及一群宛如不食人间烟火但又神经质的角色,可这一切精致的元素的组合并不能构成一个直击心灵的影像世界,究其原因就在于电影故事并非是简单的画面联动,它还需要有力的故事脉络来穿针引线。《挪威的森林》是一部故事和人物结构相对简单,但在意境追求上到了极致的小说。换句话说它的特点不是故事多么精彩和跌宕,而是人物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上的丰富多彩和“诘屈聱牙”,这恰恰是陈版《挪威的森林》产生感染力所需要的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一极富挑战性的艺术创作手法陈英雄没有做到,也很难有人做到。

电影拍得不成功,还在于在一部片长 120 分钟的电影里,陈英雄只能选择他认为可以表现原著核心精神的那几个有限情节,这种取舍对于原著的拥趸无疑是一种挑衅,而对于没有看过原著的人则会觉得不知就里莫名其妙,更何况原著小说处处都是奇异的哲思和遐想,很多情况下这些东西只能用文字来表现,电影尚难做到。

个人认为小说《挪威的森林》里的角色特征都被描摹到了似人非人的地步,这显然是村上春树的个人臆想。正是由于这个特点,电影版中的所有角色看起来和原著都有差距,尤其是菊地凛子扮演的直子,和本片的“形似神不似”恰恰相反,是“神似而形不似”,而这在一部苛刻的小说和苛刻的读者眼中是远远不够的。

回头再看《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坦白地讲,作者独特的创作才情和精神世界是一枝独秀的,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村上春树和很多知名日本作家以及导演一样,都是不由自主地把青春、性和自杀捆绑在一起拿来咀嚼。我们看到岩井俊二是如此,大江健三郎是如此,早年的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到川端康成更是在这方面做到了身体力行。他们作品中优秀的东西的确令人着迷和敬佩,但是时时处处流露的那种死亡信息,我自始自终都不敢苟同,正是因为这一点《挪威的森林》从来都没有被我迷恋过。

所以我很难理解,一部在意境上唯美但在精神上存在不可避免的颓废的作品如此疯狂地被世人迷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很大程度的病态?或者只是我们极少数后知后觉者的迷昧?

于是,陈英雄要搞定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还需要搞定作品背后的那一大批人。他肯定做不到。那么谁可以做到?或许没有哪一个导演可以做到最好,或许集合侯孝贤、陈英雄、王家卫、岩井俊二等人的风格于一体才更有把握,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去碰。就像《挪威的森林》中的那些令人痛楚的青春伤痛和死亡一样,过去了就流逝了就不要再去理睬。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想办法开心一些其实不是很难。■

幕,并携影片亮相今年六月的上海电影节  
名导演、越南裔法国导演陈英雄将它搬上了银  
销二十年的经典代表作,二〇一〇年底,国际知  
《挪威的森林》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畅

# 爱情的万花筒

文\本刊特约撰稿 谢宗玉

《挪威的森林》属青春爱情片。才开始,就让我想起了欧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爱情名片《朱尔与吉姆》,及至看完,觉得对主题的深入剖析,虽不如《朱尔与吉姆》,但对混乱性爱的表现,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个体的人来说,性爱就像遗传基因中的独有密码。有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性爱方式。眼花缭乱的性爱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它复杂地充塞在人类的生存空间,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之一。

让我们从主人公渡边入手。好朋友木月自杀身亡,留下他清纯靓丽的女友直子,是爱还是不爱?对渡边来说,这是个近乎哈姆雷特式的逼问。渡边选择了逃离。但东京的偶遇,还是让两人迅速陷入原罪般的甜美性爱之中。自称深爱木月的直子,一碰到渡边,身体的欲望便泛滥成灾。而与木月在一起,她的身体却如干涸的沙漠,以致都不能完成正常的性爱。木月的自杀,电影虽然没给出原因,但我猜一定与这绝望的性爱有关。或许那种青梅竹马的感情,早已演化成了不离不弃的亲情,而两个懵懂青年却浑然不觉,仍坚信他们的情感就是百分之百的爱情?是直子不予配合的身体击碎了他们的自欺,将尴尬的现实推到了他们的面前。

大多时候,身体是情感意志的奴仆。但在性爱方面,身体有时并不服从情感意志,木月与直子不成功的性生活便是明证。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关于性爱,懵懂的身体进行的只是一项生物性选择。这种选择只与相貌、肌肉、骨架、肌肤、气味等等的吸引有关,它偏重于性,身体潜意识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怎么样更有利于后代的繁衍。而情感意志的选择则是社会学选择,不但包括上面这些,更重要的是心灵、过往、财富、学识、情趣、权势、地理、个性等等所有与人类社会有关元素的总和,它偏重于爱。身体与情感意志的选择若能重合,便可促成灵肉交融的性爱;两者的选择若有偏差,便会出现木月与直子这样明明是互相爱着、身体却不肯就范的悲剧。

初尝禁果的直子,本以为她的美好生活开始了,不料渡边却在错误的时候错误的地方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木月与你都没性爱?这个问题一下子击溃了直子从此身体屈服于情感意志,再也不能“自立门户”。而直子的情感意志便是对木月无穷无尽的追忆和忏悔。这些追忆和忏悔,不但搅乱了直子的神经,也将她的身体捆绑得紧紧的,再不能去迎纳渡边。正是身体的冷淡,让直子怀疑她已经



## 《挪威的森林》

导演: 陈英雄  
主演: 松山健一 菊地凛子 水原希子  
类型: 剧情 / 爱情

失去爱和接受爱的能力,终于在一个大雪的日子,她也自杀了。

生在逆境中的绿子,却胸怀阳光。她美丽、清纯、热情、活泼,还带点文艺青年的不拘一格。如果说渡边对直子的感情带些责任在肩的给予,那么渡边对绿子的感情则带些身心疲惫的求索。所以无论绿子怎样耍着花枪勾引渡边,但渡边暂时只需从她那里获得些许心灵暖意。气恼的绿子只好远赴他乡,到自己的男友那去寻求肉体的抚慰。电影最后,是渡边和绿子在电话里亲切而温情的对白,最终或许他俩可望收获灵肉交融的性爱?

渡边的另一好友永泽,则完全把性爱交给了肉体。肉体短暂的欢愉便是他性爱的全部。女人对他而言,都是过眼云烟,他的灵魂则完全交给了形而上的哲学和玄思。据说,在村上春树的书中,永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青年。可惜在电影里,这个重要的特征表现得不够。让不明就里的观众看了,还以为永泽是个没有灵魂的游戏人生之徒。如果是那样,初美对他的痴恋就变得不可信了。若干年后初美自杀,也就变得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永泽爱的是初美的肉体,那么初美爱的则是永泽的灵魂,对永泽一味滥交的肉体,则幽怨至深。他们的爱情最后以一方的极度冷漠导致另一方的极度绝望,不足为奇。

从永泽那里,渡边学会了滥交。肉体的交媾,对永泽而言,也许是为了应付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而对渡边来说,则是为了减去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对直子肩负责任的爱,让渡边深感心灵之重;对绿子的心灵之爱,又让渡边感到

压抑的肉体之重。

可他又不能将

灵与肉全盘

交给绿子。

如果那

样,他对

直子就

只剩责

任,不再

有爱了。而

如果不爱

直子,不但

对亡友木

月无法交

待,直子

的生命更

会难以

为继。

如果肉

体处在极度压

抑和饥渴的状态,它反过来,有时

会操控灵魂,往往会做出事后让自

己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给肉

体减负,也就是给灵魂减负。■

